

关于策展的一切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Curating*

*But Were Afraid to Ask

[瑞士]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著
任爱凡 译 夏颢 校译

J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Curating*

*But Were Afraid to Ask

[瑞士]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著
任爱凡 译 夏颢 校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于策展的一切/(瑞士)奥布里斯特著;任爱凡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3

书名原文: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Curating
*But Were Afraid to Ask

ISBN 978-7-5155-0702-6

I. ①关… II. ①奥…②任… III. ①艺术—展览会—策划—研究

IV. ①G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1902号

Copyright©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Hans Ulrich Obrist,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Curating* *But Were Afraid to Ask*. First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Berlin, 2011.

关于策展的一切

作者 [瑞士]奥布里斯特

译者 任爱凡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10千字

版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5155-0702-6

定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采访人变为受访人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在离家采访之前，心中总是准备许多问题，而问题仅是他的工具箱中的一个工具。本书中情况有所转变，问题由别人提出：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这个一贯的采访人变为受访人，被置于小说家、建筑师、同行策展人和合作者、记者们及一个青年学生（带他坐了两个小时出租车）的审视之下，通过他们的采访得知，策展人奥布里斯特才华出众，证实了“曾听说”这个词只不过是谎言。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告诉我，采访的威胁在于我们总是说相同的话。”因此我们用“《不停止不停止不停止不停止》¹（*dontstopdontstopdontstopdontstop*）”（奥布里斯特本书之前的一本著作）或删除线²标记出了这些地方。其重点不是要消除重复，

1. 纽约、柏林：斯坦伯格（Steinberg）出版社，2006年。——原注

本书以下简称《不停止》。——编者注

2. 本书使用斜体标注。——编者注

而是唤起人们对奥布里斯特纪实性作品的趋势的注意：就像词语随着语境的不断改变，会产生新的含义一样。采访本身经常会涉及记忆缺失和“遗忘的历史”这个概念，因此本书将要探寻尚无人记录的展览史，奥布里斯特作为嘉宾，为我们一一讲述。

换句话说，本书提出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观点，例如，继承哈罗德·塞曼（Harald Szeemann）、蓬杜·于尔丹（Pontus Hultén）和亚历山大·杜尔纳（Alexander Dorn）的衣钵，成为堂吉诃德式策展人的领头羊意味着什么；希望“艺术界停止飞行”是什么意思；把“常规视为敌人”是什么意思。这永远是给那些想知道成为奥布里斯特这样的策展人意味着什么，并从不害怕提出问题的人准备的一本小书。

阿普丽尔·兰姆（April Lamm）

柏林，2007年12月

前言

关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有许多话可以说,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众人皆知的“劳模”(因为他出了名地坚持极少睡觉),而且他做事的方式也极其不同寻常。在无休止的活动中,他能愉快地处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经常营造出一些既奇怪做作,又高效且目标明确的生活情境。想要了解这一点,我建议读者首先阅读英格·尼尔曼(Ingo Niermann)的采访,他尝试着描述了几个书中谈话的情境活动。自从2002年我第一次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咖啡馆里遇见要采访我的奥布里斯特,我就对他类似情境主义者的存在模式非常感兴趣。这种模式多是通过向日常交往中注入几分诗意实现的,例如,20世纪90年代,他突然大叫“瓦莱利奥”(Valerio);经常添加“一贯”(ever)的这个词(如一本书一贯有前言);重复句子两次[借用作家迪伦马特(Dürrenmatt)的手法];或者借用非常难以察觉的规则,如从不或很少使用否定句(过去七年中我仅听到过一两次),此外还有

很多。奥布里斯特显然遵循了多数现存的交往习惯，不过也有一些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他自己发明的规则，人们只能适应或尝试着去理解。因此他是个积极寻求塑造自己主观性的人，在我看来，他从而也例证了现代“自我的技术”可能的样子，单这一点就非常有趣。但是，这种态度中也传达出了一些相关的内容和定位。

在一个看重专业化和专家的时代里，奥布里斯特或许是为数不多的多面手。他可以与任何领域的任何人交谈或对他们进行采访，在谈话中你不会觉得他像个新手，他能比专业的采访人从话题中引申出更多内容。

然而，他自己的（职业）专长是建立结构——他称为“机器”，而他造出的这些“机器”自身会继续发展。把展览（或他发起的任何形式，如24小时马拉松访谈）看做有机的、自行演变的实体的隐喻，在本书的不同采访中多次出现。如他反复指出的，他的项目渴望成为“一个有反馈环路的复杂动态系统”，这意味着他期望对控制进行某种程度的放弃，失败仅仅是“学习系统”的重要特点。在这种意义上，奥布里斯特首先是一个最重要的发起人，他着手研究不同领域（主要是艺术和建筑）和范围（主要是展览和采访）的事物，然后希望这些事物形成自己的动态。

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曾说，当今像奥布里斯特这样的策展人持有的立场很少见，他能立即做出关于某事正确性的决定，并且该决定不可更改。而奥布里斯特的自我组织结构也提供了一种方法，把非排他性或较少排他性（也可包括去人性化）的时刻和形态嵌入职业中，该职业以差异辨识为基础，因此必然具有排外性。在这方面，他向诺亚·霍洛维茨（Noah Horowitz）讲述指令展“做”（do it）的方式，以及它运作的方式非常能说明问题，这很大程度上可以延伸到他整个的操作中：“相反，（‘做’）是带有指令性的，是一个‘开放总谱’，当这群精力充沛的年轻艺术家采用这一主题并彻底地重新使用它时，它从兴趣存在的地方，如曼谷（1997），突然出现。这一项目提出的一些问题，如入径、传输、转变、渗透、流通等，在随后的展示中又循环回来了。”

奥布里斯特的实践中也存在科学的、经验的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民族志学的维度。他就像老派的探险家一样，参观或更确切地说是绘制不同大陆、世代和艺术场景。这种情况多数是通过直接去旅行、参观工作室、参加会议以及最近进行的采访实现。考虑到他的采访广博的覆盖范围及其志向，人们可能会说奥布里斯特也是

一位非典型的艺术史学家，承袭了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的特点。毫无疑问，他的采访对于研究者来说，会是而且已经是非常有价值的原始素材。

但在我看来，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一直在（或许超出了他自己意识到的范围）寻找超越实物艺术的艺术形态，如他所说：“我们必须用超越实物的方式进行实验。”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19世纪初通过材料艺术——雕塑和绘画——产生，60年代完全确立的“艺术”的概念，现在正从材料起源中脱离出来，进入其他领域试探。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无疑是这一转变的典范；虽然他参加的活动和表现的形态多种多样，但他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工作，他的工作是照料值得保存的艺术品，是实物的专家。现在本书中不讨论这些，相反，在本书包含的采访中，遇见、对话的比喻，也可以说主体间性的比喻有多么普遍且处于支配地位，这一点令人吃惊。奥布里斯特被吸引到艺术领域，尤其是被艺术家对未来及其立场、态度和形态绝对严肃的思考所吸引，但在早些时候，他就已经本能地感觉到，“展览”具有的还原性以及死气沉沉的形式集中于高度静止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提出的问题（以及我对此的问题）是这种关系缺乏动态和人际因素。因

此，他进入其他领域，对采访的痴迷和广泛（且无可匹敌）的人际网络，这些可以解释为他为尝试摆脱在视觉艺术中衍生出的对事物的单一注意力，或至少向其中添加其他模式所作出的努力。（传统）展览的这种核心特征绝对与奥布里斯特的思想和哲学格格不入。随着阅读采访内容的增多，读者就会渐渐发现他的思想和哲学带有强烈的控制论和生机论倾向。而他的志向以主体间性为导向，就像他说的，也是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一直想为 21 世纪举办沙龙，那是我的宏伟目标。”

同样，人们能够反复地看到奥布里斯特引用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öller）的话，说艺术界仍是最有意思的领域之一。奥布里斯特经常提到这一点，因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对他来说是否应该离开艺术领域是个大问题。他听从了霍勒的建议，决定不离开，然而，他经常提出这一点，暗示着他一定感觉到了艺术领域的形式将变得多么“狭隘”。这不仅为我的假设——我的假设是他主要的驱动力是克服展览通常的主客体关系，主张主体间性——提供了更进一步的证据，而且也清楚地显示了他现在正从事的工作：涉足建筑、科学、都市化和政治学，尤其是创造新形式，如“马拉松访谈”或“一大早起床者俱乐部”（brutally early club，伦敦的一个

沙龙，早上6点开始)。可以说，奥布里斯特不但没有离开艺术界，而且还升华了它，因此他是把艺术界建造为不同领域和学科交汇场所的人。

奥布里斯特的雄心，如他所说，总是受必要性或“紧急性”指导。（最近几年“非常紧急”成了他的口头禅。）他的研究旨在发现目前急需做的事情。他“永不停歇”的生活方式——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习惯，那时他每晚乘火车到欧洲的另一个城市，去拜访艺术家，参观文化建筑——正是为此目的而设计的。直到今天，他还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不同的是他现在是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乘坐的是飞机而不是夜班火车。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注意到了前者的不可持续性，因为他两次提到了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停止飞行的建议，因此急需着手，否则他21世纪的生活方式将缺乏的一个项目是：太阳能式的全球旅行。

提诺·赛格尔（Tino Sehgal）

目 录

- 1 前前后后
采访者：恩瑞克·沃克
- 4 未来是条狗
采访者：马库斯·米森
- 16 迪拜的象鼻
采访者：英格·尼尔曼
- 51 邮递员按铃……
采访者：菲利普·帕雷诺和阿莱克斯·波茨
- 61 里根作战室里的疯狂晚餐
采访者：马斌
- 80 反对者是那些语音向导
采访者：杰弗逊·哈克
- 90 某个东西不见了
采访者：朱里·斯坦纳
- 103 我是在费茨利和威斯的工作室中重生的
采访者：纳夫·哈克

- 114 在厨房中的重要性
采访者：马库斯·米森
- 120 抵抗遗忘
采访者：盖文·韦德
- 146 展览可以收藏吗？
采访者：诺亚·霍洛维茨
- 175 出租车，巴黎，晚上 8—10 点
采访者：索菲亚·科瑞兹·阿考德
- 186 它是活的
采访者：保罗·奥尼尔
- 198 Labomatic
采访者：让-马克斯·科拉尔
- 213 如果是星期二
采访者：罗伯特·弗莱克
- 223 后记

前前后后

恩瑞克·沃克 (Enrique Walker)

纽约，2008年3月27日

恩瑞克·沃克：最后我想跟你谈谈你采访前后所做
的事。在采访时你严格根据脚本进行吗？

采访之后，你把录制的材料编辑为文字，还是仅仅
转录？换句话说，采访项目的最终成品是一系列文本还
是一系列记录？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我有一大堆卡片，
里面有成百上千个不同的问题。通常，这些卡片怎样排
序，问题怎样提出，是随机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我也会在谈话中即兴发挥。

我们在伦敦的一次长谈中，谈了许多关于转录和编
辑的事。我认为我们的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
我觉得你可能认为采访的内容应被转化为文本，然而我
的采访更像是直接的转录，编辑较少。转录文本尽力抓

住节奏，或者也许是语速，它们尽可能地接近谈话。由于是对话，就必须处理起起落落、间隔、停顿和沉默。约瑟夫·格里杰利（Joseph Grigely）区别了对话和交流：对话是空间中一种同步的沟通，涉及姿态、视觉信号和各种声音，而交流缺少具体化的语言存在，它通常介于两个极端之间。¹这显然引出了沉默的大问题，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不能转录。

.....

1. 约瑟夫·格里杰利，艺术家和批评理论家，由于童年时期的一次事故导致耳聋，当他读不懂朋友和熟人的唇语时，他们就在零散的碎纸片上给他写下来，他因编辑这些潦草的笔记进行展览而出名。格里杰利的“带助听器的对话”通常发生在嘈杂的社交聚会中，纸条是在鸡尾酒会闲聊中短暂流动后留下的可见物。更多信息，请参见 artnet.com。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去德国看望哲学家伽达默尔（Gadamer）的那段时间。那时他将近一百岁了，我觉得对他进行采访这件事非常紧迫。他独自居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有一会儿他睡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不敢碰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时间慢慢过去了——10分钟，15分钟——当时真的非常令人惊恐。接下来幸运的是，电话响了，他接了，然后他挂好电话 [原文如此]，看了看我，说：“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你怎么来转录我的沉默？”所以这可能是对你的问题的间接回答。

未来是条狗

马库斯·米森 (Markus Miessen)

伦敦, 2007年11月6日早晨 6:30

马库斯·米森 (以下简称米森): 当思考未来时, 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什么?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以下简称奥布里斯特): 人们总是问我: 艺术的未来是什么样的? 我总觉得这是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我作为策展人, 为什么要预测艺术的未来? 我不是预言家, 我不是预测未来的人, 我也不是个未来主义者。因为几乎每周都有人问我关于艺术的未来的问题, 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而除去这种不快, 我认为让我知道的以及合作过的所有艺术家和建筑师用一句话告诉我未来是什么样子会很有趣。我不时地收到一批新的未来。我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折叠起来的怪物——装着各种声音的未来。